

民政部专家组组长夏学奎认为“章子怡诈捐门”用词不准,同时建议: 援助震区,善款可“绕过”政府

昨天发生的青海玉树县强震,令救援、慈善成为人们最关心的话题。然而,近年来,中国式慈善也显现了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。4月14日,《中国青年报》载文,对“中国式慈善”进行了关注,报道称:“西南大旱考验中国式慈善,公募基金会主导下的慈善资源被指分配不合理”,一些草根NGO(非政府组织)因为没有募款权利,也难以获得公募基金会的支持,不得不向境外的基金会寻求支援。南都公益慈善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更是直接指出:“很大程度上,现在不少民间捐款其实是在弥补公共财政的不足。”就这些热点话题,快报记者采访了著名学者夏学奎。

□快报记者 刘方志

善款去向应透明化

现代快报:您在两年前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说过,在我国,社会慈善捐款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,对于善款去向这样一些敏感性的问题,政府的法规制度还有待进一步延展。那么,今天看来,这个机制应该在哪些方面进行完善?

夏学奎:我认为,民间的捐款可以直接送到所需要的单位手里。比如青海玉树地震发生后,对一些需要重建的校舍,具有教育性质的非政府组织可以直接把捐款用到这上面。不要经过中间环节,中间环节越多,流程越多,问题就越多,不知道在哪个环节就会出问题。一些善款去向不够透明,应该及时公布,做到透明化。

现代快报:在我国,能够面向公众募款的公募基金会并不多,每年,巨额捐款在那里汇拢之后,除了一些拥有自己项目的基金会外,其余的公募机构将绝大部分捐款交到政府手中,政府

统筹捐款成为事实。

夏学奎:捐款最好由非政府组织来支配,不一定交给政府,政府可以通过慈善组织,把善款直接给受捐单位,不应中间截留。

慈善机构提取的管理费太高

现代快报:慈善机构或组织对善款进行管理,您有何建议?

夏学奎:对于善款的管理,按规定慈善机构可提取10%或15%的管理费,我的建议是,对一些紧急的捐款,比如说灾害事件后的捐款,也就不应该收这个管理费,当然平常的一些捐款收管理费未尝不可,毕竟慈善机构也有人员支出嘛,不过,现在提取的管理费的比例是不是太高了?能不能只收8%或者更少?

现代快报:一些草根民间慈善组织因为没有募款权利,也难以获得公募基金会的支持,不得不向境外的基金会寻求支援。您怎么看这个问题?

夏学奎:现在一些民间社团或者叫民间组织生命力很顽强,在很困难的情况下,还能维持下去。不过,小的民间组织容易出现资金周转困难,仅靠会费也不能解决问题,就要通过社会援助,非营利民间环保组织“地球村”坚持到现在,就主要依靠各环保项目合作方的赞助。但是通过境外支援,情况也很复杂。所以还是由政府来支助这些民间慈善组织,在香港,民间组织就可以从社会福利署争取到资金。现在我们还缺乏这个机制,什么事都是政府冲在前面,实际上,发生灾害事件后,往往是民间组织冲在前面。我觉得政府和民间组织的关系要理顺,两者应该是“可靠的同盟军”的关系,不要把民间组织当作对立面。

现代快报:一些民间慈善组织的处境颇为尴尬。为什么会出出现依赖于政府统筹管理的现象?

夏学奎:民间组织的成员抱着募捐到社区募捐,居民不一定相信,相比而言,还是更相信

政府。而社区参加这类事务,也还是从组织系统来走,这个尴尬确实是一直存在着的。

现代快报:南都公益慈善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说,全世界都是政府向民间组织购买公共服务,只有在中国完全相反。

夏学奎:确实应该是政府购买民间组织的公共服务。应该借鉴香港模式,政府把钱拨给民间组织,由其发放到需求者手中。民间组织应该成为政府福利的“发送体系”,让政府的钱用得很快、到位,使效用提高。

现代快报:规范慈善行为就必须有法律的保障,然而,在慈善界,乃至整个社会,说“千呼万唤慈善法”一点都不夸张。

夏学奎:应该加快慈善立法的进程,这样就可以规范中国的慈善行为,促进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。



夏学奎

民政部专家组组长、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、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、博导。

关注“章子怡诈捐门” 公民意识在觉醒

现代快报:说到慈善,绕不过前段时间沸沸扬扬的“章子怡诈捐门”,这一事件也证明了公众对于捐赠者的权利有了反思,您怎么看?

夏学奎:确实,人们很关心捐款到不到位,对所谓“章子怡诈捐门”的关注,反映了公民意识的觉醒,这也督促着当事人及时补上未交的捐款。公众对明星的捐款有知情权,公众对公众人物的监督发挥了积极作用,而整个事件中,当事人的主体地位和尊严并没有受到损害,“诈捐门”的定义不是公众给的,它也只是媒体的定义。不过,我倒不赞成用“诈捐门”来说这个事,说捐100万,她也捐了大部分款额,说“诈捐”不准确。

链接

首部地方性慈善法规 已在江苏“诞生”

2010年1月21日,全国首部地方性慈善法规《江苏省慈善事业促进条例》在江苏省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通过。该慈善条例明确规定了慈善组织对社会信息公开的义务:“每年向社会公开慈善组织基本情况、慈善财产状况、慈善募捐和受赠财产的使用和管理情况等信息。”

媒体思想之刘洪波专栏

大话深圳之赶超香港



刘洪波
著名杂文家

深圳副市长唐杰豪言,深圳5到10年赶超香港。

这豪言说是天方夜谭,怕有人认为是挫伤了锐气,我就勉强说这是莫名其妙好了。

赶超香港很含糊,到底指的是什么啊?现代化程度,经济规模,核心竞争力,国际美誉度,公共服务,治理体系,文化宽容度,社会自由度,廉洁程度,居民幸福指数……城市评价有太多标准,赶超香港是指哪一项,若干项,还是全面赶超?

看了报道,唐杰数据一串串的,过硬得很,讲赶超的依据,却是经济总量,也就是GDP而已。根据这个数字,深圳已排名中国大陆第4,全球第30,“和柏林、罗马、悉尼、安特卫普等这些千年或数百年的老城处在同一位置”。

经济总量增长快,无人可以否认,这是了不得的事情。但如果赶超的是经济总量,那就说明白,不要含糊,说的其实是GDP超

过了,用的却是“深圳超香港”这种全面胜利的口吻。

不过,唐杰似乎又不只是讲经济总量。赶超香港会三步走,“第一步加大对高速成长型企业的产业支持,第二步加大对科技、教育、文化的投入,第三步保持人与自然、社会的和谐”,貌似要全面赶超的意思。

然而,深圳5到10年全面赶超香港,这不是胡话吗,断不可能的事情,岂是豪气可以做到。香港有多所办学水平亚洲一流、国际著名的高校,有几近完全开放的新闻传播市场,有基本遏制了腐败的治理体系,深圳5到10年可以做到?香港有称市民“算个屁”的官员没有,香港有腐败倒台的城市最高长官没有?最重要的,从居民幸福指数来说,5至10年以后,人们更愿意定居在香港还是深圳,这是可以很快验证的。

这几天,媒体刚刚报道过深圳保障房初审通过者有299人是公务员,深圳回应这些人都是合同工,收入很低。出事都是临时人员,不奇怪,很多地方都是如此,且不谈这是否能够解释299人中有来自政府的人员退出申领,单说出事就是临时人员这种奇怪的现象,香港有吗?政府对其雇佣人员做不到“同样职责同样报酬”,这在香港有吗?还有一个申领者,身份是黑龙江齐齐哈尔市驻深圳

办公室主任,处级干部,儿子在法国留学,引起人们质疑后,称自己没有房子,而且每年只支付儿子学费2000欧元,这样的解释在香港可以交代得过去吗?

这些年,我时常听到一些城市抛出“现代化时间表”,大多是20年左右,就可以实现现代化。我不知这是真糊涂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,难道指着GDP指标掐指一算,就能够算出现代化的时间表来?就算GDP当成经济发展,GDP多就是经济现代化吧,政治、文化、社会的现代化在哪里呢?经济是基础,钱多办事,且不说经济本身的风险,增长方式的问题,姑且相信你钱多基础扎实,但办不办事,办多少事,办什么事,怎么办,办坏事还是办好事,还说不准呢。GDP多了就现代化了,与“船坚炮利就行了”是一个意思。

手里有点钱就这那那的,是豪气还是戾气?好像只是经济不如人,别的方面都比别人好得多了,优越多了,所以经济一赶超,就什么都齐活了,你自己相信吗?城市里不如人处有多少,问问生活其间的市民吧,“你愿意做一个香港人还是愿意做一个深圳人”,这个选择题可以给深圳人、香港人乃至任何一个中国人来做,现在可以,5年以后或者10年以后也可以。

深圳5至10年赶超香港,一股大话西游的味道。

今日视点

玉树地震能否不再重复汶川的伤痛

山崩地裂的伤痛,我们曾经在汶川“5·12”大地震中体验过,如今我们又要再次经历这种伤痛的折磨。尽管发生在玉树的地震究竟给我们带来多大创伤,目前还不得而知,但从已知的灾情来判断,这场地震注定是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民生又一次全方位的考验。

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少数国家之一。我以为,吸取汶川地震的经验和教训,防止汶川地震的某些悲剧在玉树重演,是玉树抗震救灾一项最基本的体现。

众所周知,汶川地震后有无数志愿者参与救援和灾后重建,是中国公民社会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。但需要反思的地方同样不少。有调查报告显示,志愿者存在五大问题:管理混乱、后勤保障匮乏、缺少专业素养、存在地区偏好(偏好明星安

置点)、少数志愿者的动机问题等。可见中国的志愿者体系还有待完善,玉树地震还将再次考验志愿者。

从地震救助体系来反思,可以说与现代地震灾害保障需求存在一定差距,不但对地震承受和管理的能力建设滞后,而且缺乏应对巨灾的风险分担机制;不但偏远地区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存在不足和短缺,而且鼓励捐助的税收制度等还有待健全。例如,玉树地震发生后,医疗设施和人员不足的问题,就是公共产品和服务短缺的体现。

从地震监测到地震救援再到灾后重建,我们惟有借鉴以往经验,吸取以往教训,才能让玉树地震不再重复汶川地震的某些伤痛,让更多生命获得新生,使财产损失减到最小。我们可以做得更好。

冯海宁(北京 媒体人)

在自然面前任何人都不能说大话

两年前,汶川大地震震痛国人,数万生命的瞬间陨落,让每个心怀良知的人都痛彻和哀伤不已。如今,青海玉树地震虽然没有汶川地震强度大,但损失依然严重,已有上万人伤亡。每一个生命的伤亡都值得体恤和哀思,在此让我们向玉树地震的死者生命致以默哀。

默哀之余,笔者想起了日前的一则消息。据3月9日《京华时报》报道,中国地震局专家3月8日介绍,2010年以来,全球地震频次的确略高于平均数,但暂时还很难断言全球由此进入强震频发期。从目前情况来看,全球强震可能还会持续,但大多发生在环太平洋地区,我国大陆暂时不会发生破坏性地震。遗憾的是,仅仅时隔月余,发生了玉树地震,死伤上万人,不知道在这地震局专家看来,玉树地震是不是破坏性地震?

地震预测是一个世界性难题,预测不准不可怕,但不能乱发言。这名

地震专家为何认为中国大陆不会发生破坏性地震?在今年全球强震不断的背景下,在民众困惑乃至恐慌的现实语境中,地震专家的发言显然有安抚民心,去除社会恐慌心理的用意。但问题的关键是,缺乏科学根据的安慰可能会麻痹一些人的心理,以致当灾难降临时缺乏应有的警觉和准备。

据报道,中国地震局科学技术司司长胡春峰表示,汶川地震后,政府和社会对防震减灾工作的要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。可资验证的是,前不久,一项旨在最大限度减轻地震灾害的国家科技支撑计划——“地震预警与烈度速报系统的研究与示范应用”项目已经启动,投资1724万元。这些钱都是纳税人的,不能不珍惜。因此期望地震专家们,在这个目前人类还无法有效防备的灾害面前,多些危机意识,少些维稳语言。在自然面前,任何人都没有敬畏之心,都不能说自以为是的大话。
王石川(江苏 评论员)

冗吏究竟多少才能称奇呢?

昨日,又有网友在论坛爆料称:在经济贫困的安徽望江县竟然出现了12个正副县长,并且分工明确。记者致电望江县政府,相关工作人员回答是:12个县长副县长也不足为奇!苏辙《上皇帝书》写道:“事之害财者三:一曰冗吏,二曰冗兵,三曰冗费。”所谓“冗吏”,被列为损害国家财政的最严重的弊端。“12个县长副县长也不足为奇”,那到底设多少才称之为奇呢? 任松(武汉) 漫画 俞晓翔

